

孟子

後藤點

二

				漢書門
一	五	三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七六函	一	五		漢書
二四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
冊數	10 (8)	
函號	276	6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

復扶又

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

得政又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

又音勃

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吾先子之

又音勃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

增。曾並音

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

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顯。顯名也。

子為之為去聲與平聲

王去聲由猶通

曰。以齊王由反乎也。反乎。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

易去聲與平聲

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一。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

朝音朝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高音隔
又音歷

輔相之
相去聲

猶方之
猶與由

通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

里起是以難也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惠不如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乘勢雖有鉉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鉉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

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辟與聞
同

鉉音茲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百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

郵而傳命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

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

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

郵音尤
兼去聲

子五子卷一

半於古人而勿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相去聲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

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黜音糾反
撓音奴

效反朝音朝
乘去聲

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

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

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是與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

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舍似

孟子卷之二

四

夫音扶

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

好去聲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

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衣

儒之瑞反

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也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

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聞與之與平聲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

夫志之夫音扶

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

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

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夫音扶。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

動其心。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

惡平聲。

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復問孟子之

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善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

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餘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

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後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味易以言語形容者故

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斂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

五字

反 餽 奴罪

是餽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餽。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為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慊 口 簞 反 又 口 劫 反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莒之襲言。氣雖可

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

反 搃 鳥 八

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

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

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末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

舍 上 聲

長 上 聲

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反。諛皮寄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被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

反。復扶又

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解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

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其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子貢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惡平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

行去聲

夫聖之
夫音扶

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

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

舍上聲

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

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

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

治去聲

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

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中遜國

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

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

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朝音潮

與平聲

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室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

阿其所好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

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太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

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過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

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

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

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

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涇天結
反
涇音老

汗音蛙
好去聲

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

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入所以應之

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

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

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

惡去聲下同

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

間音閑

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

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網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

詩邠風鳴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網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

土音杜網音綢繆武虜反

徹直列反

般音盤
樂音洛
教音傲

孽魚列
又

朝音潮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息教是自求禍

也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上

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已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

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

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

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

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

麻者罰之使出丁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丁夫百畝之稅丁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丁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

又令出此未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

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氓音音

子孟下卷二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與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

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

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怵音黠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

下同

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譽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

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

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

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

惡去聲下同

內讀為

要平聲

惡去聲

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

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

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

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函音含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

者作為棺槨
利人之處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

焉於處
反

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

夫音扶

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
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

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
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大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
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
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
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

由與猶
通

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

人而恥為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
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

為仁

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
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

中音聲

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

者及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
得聞

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
告之以有過則喜亦
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
不待有過而能屈

舍上聲
樂音洛

已以受天
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
者善與人同公羊天下之善而不為

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久人有善
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
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朝音潮

惡音上 去聲下 如字 浼莫罪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反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已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觀之。浼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侯音逸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

袒音但

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

裸音果

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

程音程

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焉能之

去已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

焉於度

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高也池非不濶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

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天音扶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

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城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

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

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章內朝並音朝唯朝將之朝如造七到

反下同

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

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

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

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

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

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

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要平聲

同聲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
 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

孟子所言敬
 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

夫音扶下同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曰父
 命呼唯

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
 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

與平聲

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

慊口筆反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

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

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
 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
 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
 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言以為

長上聲

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二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樂音洛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

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好去聲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

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責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曰百鎰也。

孟子曰：皆

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

之予何為不受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

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

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無遠行戒

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

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

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

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

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

此則距心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贖徐又

為兵之

為去聲

反焉於虔

反焉於虔

去上聲

去上聲

幾上聲

為去聲

死與之與平聲

見音現

為王之
為去聲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下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蚺音遲
龜鳥花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

與平聲
為去聲

言與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齊人曰

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

也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子弟也曰吾

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

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蓋古蓋
反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見音現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之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夫音扶
治如字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

矣孟子之待小人
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管董治
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木美也

曰古

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
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八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

稱去聲

比必二
反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
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

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
者不使士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

不快然無
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
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伐與之
與平聲
下伐與
殺與同

天音扶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沉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

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

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

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

說之誤。揚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一年燕人共立太子

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

惡監皆平聲

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

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

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
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

更平聲

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

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

之辭？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

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

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

朝音潮

爲去聲

夫音扶 惡平聲

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却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

曰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李孫曰異哉子

龍音龍

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李孫之語也李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固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

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李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

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入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統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病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雷

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病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

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一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雷。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

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

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

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于

求也。嚴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

語去聲

長上聲

語去聲

天音扶
下同

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

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

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

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

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且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人竟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

悻形頂反見音現

去則窮日之力而後病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

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

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

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

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

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

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此之言當

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

祿古之道乎

名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

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

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

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

太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

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及復見

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復扶又反夫音扶

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惠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颺謂齊景公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颺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二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

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

颺古竟反

莫旬反音懸

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
大故大喪也專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

齊音資
疏所居

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針粥之食自天

反
舒諸延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

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針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蔬食此士大夫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

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

好為晉
去聲

復扶又
反

歡川悅
反

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也

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

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

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

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

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味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

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前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

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爾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

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

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

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

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

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

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以下乃言制

徹款列
反
籍子夜
反

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二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

制則八由百畝中以一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

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下夫實耕八由七畝
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

樂音洽

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

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

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穉轉

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夫世

祿滕固行之矣

盼五禮 反從目 從令或 音普覓 反者非 養去聲 惡平聲 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一
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

兩于付 反

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上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

下文遂 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木 田之篇兩

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
助法盡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

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

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王。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

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

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汗吏必慢，其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也。文八年，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共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

夫音扶

夫音扶

勝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勝地雖小，然其間

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

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

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

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勝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養去聲

孟子卷一

三十五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

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一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

養去聲

別彼列

反

夫音扶

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本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上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

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卿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

衣去聲 捆音闊

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千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為食。

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揄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養音雍 殮音麻 惡平聲

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養，殮，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衣去聲 與平聲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燒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舍去聲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
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
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
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
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
械器金甌之屬也陶為

與平聲

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

食音嗣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
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

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入者出賦稅以給天下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止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耕

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濶音樂

濶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
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
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濶濟漯而

濟子禮
反
潔化合
反

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敢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列熾也禽獸非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金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一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

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契音薛
別彼列
反
長故並
上聲
勞來並
去聲

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使以蓋命契之辭也

夫音扶
易去聲

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

己憂者農夫也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而憂之也意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

耕而亦不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

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夫

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

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其蓋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

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

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

所謂憂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

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

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

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

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

任平聲

為易並
去聲

與去聲

上聲

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

暴浦水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

反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音景

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

之言似天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天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

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二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反

今也南蠻缺舌

異於曾子矣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

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膺亦為不

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禧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

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

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

相若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并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

賈音價

下同

因音扶
又音師

又山綺
反必二
反

辟音壁
又音關

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

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

能治國家

倍十倍也蓰五倍也什佰千萬皆倍數也此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太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

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

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

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者治

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患以易天下豈

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

則是以所賤重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賤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

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

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

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

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不見之
見音現

夫音扶
下同

匍音蒲
匍蒲北
反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

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

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

蚋音洎
曷楚怪
反

泚七禮
反

反

聒音詣
為去聲

力追
反

力知
反

無音武

則舉而委之於窞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嘬之其類有泚聒而不視夫泚也非

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

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

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窞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聒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

問如字

問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

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王去聲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

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

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

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凡首也。志士固

後去聲

天音扶

窮常念死無指擲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一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與平聲

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乘去聲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

疆上聲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

女音汝

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舍去聲 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 趙鞅也王良善

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美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言也

由必二 反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阿比

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節欲其下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

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而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
孔子孟當先為之矣孔
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

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

之道也

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不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

馮於慶反冠去聲

女家之女音汝

傳直戀反

質與贊同下同

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

章放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

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

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惟士魚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

乎。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官。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王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

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

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

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

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盛音成 纁素乃 反

四武礼 反

為去聲 下同 舍上聲

約音酌 際去逆 反

惡去聲

孟子卷二

四十一

充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官之國實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失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始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狗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

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

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

更平聲 乘從皆 去聲 傳直戀 反 簞音丹 食音嗣 延面 反

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

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

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

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

與平聲 可食而 食食志 食功之 食皆音

嗣下同
燬武安

反
子食之

嗣
復亦音

惡去聲

唯李
反

盛音成
往為之

為云聲
饋食酒

食之食
音嗣

要平聲
餉式亮

反
為去聲

毀瓦書塹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王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音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

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意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

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

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

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

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其民葛民也殺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

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

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

食音嗣

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共者
 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
 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
 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
 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
 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

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曰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

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

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已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與平聲

孟子卷之二

五十一

咻音休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

長上聲

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也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

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

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

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比己甚迫

斯可以見矣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

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

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贖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

贖音勸

辟去聲內與納同

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其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

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曾

子曰魯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

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

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一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輒往而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

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耻

去上聲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

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井田之法也

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

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

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

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

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

孟子卷一

五

好去聲下同

攘如羊反

赧奴簡反 虛業反

治去聲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

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書曰洚

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地也。營窟。

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

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壞音怪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

行去聲

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

下同

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

反

身天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官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

相去聲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

奄平聲

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

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

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

君牙之篇。不天也。顯明也。謀謀也。承繼也。列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

有作之

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有讀為

者有之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

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

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

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揚氏為

橫為皆

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揚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

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

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太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

道距揚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學皮表

去聲

復扶又反。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

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

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

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行好皆去聲。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諒。深解見前。從辭者。說之詳也。承太

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殺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義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

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

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

同。於音鳥。下於陵。螬音曹。

咽音宴

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

耳有聞。目有見。

巨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蟻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

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璧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

蚓而後可者也。

巨璧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蚯蚓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稿

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

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咽音宴

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

耳有聞。目有見。

巨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蟻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

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璧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

蚓而後可者也。

巨璧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蚯蚓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稿

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

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纁。以易之也。

辟績也。纁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

頻願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

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

之內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鰕鰕

辟音璧
纁音纁
蓋音閣

辟音避

頻音頻

願音願

同子六

反平聲

反
魚
蛙
音

賊聲也。類願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

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

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

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乃為能滿其志

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

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